



廠商工聯會訊

THE BULLETIN OF THE SINGAPORE COMMERCIAL HOUSE & FACTORY EMPLOYEES UNION.

油
印
版

第
號外
期

25.8.1966

本期出十版

新加坡哇燕街八號五樓
8-D, Wayang Street, S'pore

電話 75371
79390
TEL 79381

非 賣 品
For Members Only

Letterhead Printed by See Ewe Boon Press, Singapore.

幹事必讀

爭取一個真正獨立、民主、 統一的馬來亞

主講者：謝太室同志

(一) 前 言

親愛的同志們：

今晚，廠商工聯邀請我來這裏談有關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馬來亞的問題，首先，我應該謝謝大家的盛意邀請。其次，我對這個問題並沒有什麼特別精闢的看法，只是就我個人所知道的一些問題提出來和大家共同研究，來共同為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的馬來亞而奮鬥，為我國的解放事業而獻出我們的力量。

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

民主的馬來亞，是馬來亞人民一貫的鬥爭目標；自從殖民地統治者侵略到我們的國土上來，我們的先輩們就開展了各種各樣的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的馬來亞的鬥爭，這場鬥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尤其蓬勃發展。今天，大家會再次拿出這個問題來討論，當然是有一些原因，這是和整個局勢的發展分不開的。

記得在新殖民主義產物「馬來西亞」被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派強行成立後，反動集團曾經一而再、再而三的企圖迫使左派接受「馬來西亞」為一個「事實」，要左派接受「馬來西亞」作為效忠的對象；當時，拉曼集團也好、李光耀集團也好，拚命的叫囂，說什麼反對「馬來西亞」就是「反國家」；

他們還說：「[馬來西亞]已經被[大多數人]接受了，所以，你們（指左翼）不能再反[馬來西亞]，你們反[馬來西亞]，就是[不效忠]。」對於這些反動派的叫囂，左派曾經給予狠狠的反擊。我們說：我們所效忠的是一個真正獨立統一的馬來亞，所效忠的是馬來亞的人民，而不是什麼「馬來西亞」。那時，對於馬來亞人民的鬥爭目標，李光耀集團曾經大放厥詞，說社陣整天講馬來亞、馬來亞，是「不實際的」，因為「馬來西亞」已經「成立」了，而社陣卻還整天鞭着一隻「死馬」——馬來亞。當時，他們還提出的為帝國主義服務的、種族主義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口號。

帝國主義者和反動集團

安排「星洲退出[大馬]」以後，左翼仍然堅持為馬來亞的真正獨立統一而進行奮鬥。這時，李光耀集團却提出了一個「星加坡人的星加坡」的口號來，企圖誤導人民接受新加坡假「獨立」的「事實」，並灌輸一個反動的「新加坡國家主義」的概念。隨後，在東姑集團和李光耀集團充當帝國主義大小傀儡的權力矛盾尖銳化，聯盟政權進一步向李光耀集團施加壓力，「大馬」駐軍星洲問題就是一例。那時，李光耀集團的一些人物也就發出了一些言論，說什麼星加坡是不能夠永遠和「馬來西亞」分離的，最終星「馬」還是會統一的。但是，李光耀集團所談的星「馬」統一

(轉入第二版)

(接第一版)

和我們的馬來亞獲得獨立統一大不同，他們的所謂星[馬]統一，就是星加坡與[馬來西亞]重歸[統一]，再合進新殖民主義的[馬來西亞]；而我們所主張馬來亞獨立統一，則是星洲與聯合邦重歸統一，並掃除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派而取得真正獨立，二者在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

然而，在反動派大搞「分而治之」的時刻，左翼內部的一些人士，却提出了另一套主張。他們說，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的馬來亞，是一件「很長遠」的事情，是「長遠的鬥爭目標」來的！不知要多少年（可能五年、十年）才能實現！所以，在目前就必須有一個「過渡階段」。他們所謂的「過渡階段」就是「退出[大馬]」而「爭取新加坡的更大民族民主權利」，換言之，即「爭取單獨獨立的星加坡」。對於這種「主張」，左翼運動絕不能苟同，而且必須加以批判。我們認為，一個真正獨立統一的馬來亞，是我國當前民族民主運動階段中的鬥爭目標，而不是什麼「長遠目標」，我們當前的鬥爭任務，就是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

(二) 真正獨立

統一馬來亞所

應包含的內容

在還沒有詳細討論這些問題之前，我們首先來談談馬來亞人民所要爭取的真正獨立統一的馬來亞，應包含什麼內容。大家在談鬥爭目標時，一定要捉住它的內容，鬥爭目標不是一個單純概念的問題，不是簡單的等於反動派提出一個「馬來西亞」或者一個「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的口號或概念，我們就要提出另外一個概念和口號，在口號及概念之間進行爭執而已，這是內容和本質的重大問題。

一個真正獨立、統一的馬來亞應該包含些什麼？怎樣才是一個真正獨立、統一的馬來亞？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一個統一的國家，這兩方面——獨立、統一，都有它的內容。

真正的獨立意味著：在政治上，應該要掃除殖民統治者在我國的一切控制和影響。殖民統治者有時是採取直接的統治，有時是間接的利用傀儡來統治，但是，他們都企圖保持他們在政治上的控制和影響。他們的政治部，是由他們訓練出來的官員所掌握的，在一些國家里，還有所謂官委的議員、總督，這些當然都是殖民地當局培養出來的走狗；除了政治部之外，他們有一套的「文官制度」，在此制度下，大批的從上到下的官員，是經過當局的薰陶和訓練，來為殖民統治者的利益服務。我們必須掃除殖民統治者的所有影響，不管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他們的統治勢力一定要掃除乾淨；還有，一切殖民地法令必須取消，好像「緊急法令」、「煽動法令」等等；除此之外，人民還要有充份行使民主的權利，人民可以在自衛民主的氣氛底下，選出一個真正能夠代表他們的、能夠反映他們意見的政府，這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在政治上應該有的內容。

在軍事上，所有外國軍隊及外國軍事設施都應該撤除，作為一個主權完整的國家，是不允許外國的軍隊駐紮在這里的，外國軍隊及基地的存在，就是對本國人民安全的威脅，對東南亞其他地區的人們的威脅，除了這些之外，所有一切的武力機關，包括警察都必須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反動派和帝國主義服務。

一個獨立的國家，在經濟上，必須掃除外國壟斷資本家的控制，大家都知道，「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名為「國家」，實際上這裡的膠錫70%是掌握在外國資本家的手里，所有的大企

業、金融業都是外國人控制，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根本沒有獨立。一個真正獨立的馬來亞，就不能讓外國壟斷資本家來吸吮我們人民的血汗，這些大企業必須「國有化」。而且不能推行外國壟斷資本控制的媚外「工業化」，而是在國家的計劃鼓勵之下，接合本地的民族資本形成自己的民族工商業。也就是說，必須在經濟上也排除殖民統治者的影響，擺脫外國壟斷資本家的經濟剝削和控制，建立獨立的民族經濟體系，只有這樣，才能鞏固一個國家的真正獨立，也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

在外交上，必須採取積極的不結盟外交政策，走亞非路線，而不是像拉曼集團這些人公然追隨英美帝國主義，更不是像李光耀集團以所謂「大魚吃小魚」的謬論，來欺騙群眾，掩蓋它跟英美帝國主義者跑的事實。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必須採取積極的反帝路線。

在文化上，一定要掃除奴化教育的影響，剷除所有的殖民教育政策，掃清西方黃色頹廢的文化流毒，鼓勵民族文化的發展，發揚健康的優秀的民間文化傳統。此外，還必須掃除帝國主義及反動派所散播的種族主義，推行真正的民族平等的政策，而沒有民族壓迫和歧視。

以上這些，是真正獨立的馬來亞所應具有的內容。

統一的馬來亞又必須包含些什麼內容呢？

首先，必須要有國土的統一，領土的完整，而不是新加坡和聯合邦被人為地分隔開來成為兩個「國家」，這是沒有領土完整的，星洲和聯合邦是一體的。

其次，國家的行政也要統一，就是說不可以星洲有一個政府聯合邦有一另個政府，或者星洲有自己的行政機關，聯合邦也有獨立的行政機關，我們所說的行政機關，是指國家行政機構。完整的、統一的馬來亞意味著

(轉入第三版)

(接第二版)

有一個中央領導的國家行政機關。

更重要的是，人民必須在生活上，不論是政治經濟或文化活動上都必須受到同等的一致的對待。統一的馬來亞里面，不論是住在什麼地方的人民，都有平等的政治權利。星洲地區的人民可以和聯合邦的兄弟一樣，行使平等的權利來選出政府，而不是像假「合併」時，只有二等公民權利，那樣根本不是統一。政治上的平等也意味着星洲地區的人民可以跑到聯合邦進行政治活動，聯合邦的兄弟也可以跑到星洲來參加政治活動，沒有什麼限制。

經濟上也是打通的，而不能有任何歧視，在國家里不論到那個地方謀生或工作，都應該得到平等的條件的對待。旅行方面，更不能夠加以限制，在自己國土內旅行要拿護照的措施必須取消。有了這些內容，我們才能說這個國家是真正的統一。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所爭取的一個真正獨立、統一的馬來亞，所包含的內容是多麼豐富的。在這樣的國家里，沒有外國勢力控制、沒有外國軍隊駐紮、沒有外國壟斷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人民有自己當家做主的權利，民主自由得到最大限度推行，人民的生活可以獲得逐步改善，和民族大大的團結。對外方面，這個國家將與亞非人民一道，共同為反殖反帝保衛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三) 阻撓馬來亞獨立統一的因素

馬來亞人民奮鬥了許多年，流了許多血汗，在鬥爭中取得不少成績，但是人民所爭取的真正獨立統一的馬來亞，至今還沒有實現；是什麼因素阻撓我們實現馬來亞的真正獨立統一呢？

大家都很清楚，要實現真正獨立的國家，一個真正

獨立的馬來亞（不是像假「獨立」的「新加坡共和國」和新殖民主義毒物的「馬來西亞」），就必須徹底掃除帝國主義者及其代理人。但是殖民統治者經常欺騙人民說，「我們不是要永遠管理你們的地方，我們的責任是維持秩序，如果我們馬上跑，你們一定大亂，無法維持；所以我們有責任保護你們，等到你們有能力時，我們就把責任交給你們，所以我們是要扶持你們獨立的！」這些猶哭老鼠的話，誰也不會相信，事實告訴我們，帝國主義者要扶持的，不是人民的獨立，而是鎮壓人民，扶持幾個反動寡頭，利用他們來統治本地區的人民罷了。一旦帝國主義者選擇和訓練出適當的傀儡之后，它就安排新殖民主義的形式上的「獨立」，而自己退居幕后繼續其統治和剝削殖民地人民的勾當。因此，今天統治馬來亞人民的，表面上是拉曼李光耀集團，實際上却是帝國主義者，而拉曼李光耀集團只不過是傀儡罷了。所以，阻撓和打擊馬來亞人民爭取真正獨立的，是帝國主義者及其代理人和傀儡。

阻撓馬來亞實現統一的因素又是什麼呢？反動派說，馬來亞不能統一那是因為星洲與聯合邦存在着「差異」；他們說，星洲與聯合邦之間有「民族的問題」，「宗教的問題」，還有，「發展上的不平衡」。在「民族問題」上，拉曼集團曾經講過，「星洲的華人太多，造成馬來人的恐懼，所以聯合邦的馬來人不要星洲合到馬來亞聯合邦去」。反動派還製造這樣的言論：「星洲的華人害怕聯合邦的馬來人來統治，如果給馬來人統治一定悽慘；所以，你們看，馬來人怕星洲華人太多，星洲華人也不要聯合邦的馬來人統治；在這種情況下，當然是不能夠合了！」在「宗教問題」上，反動派也散播說，「聯合邦以回教為國教，星洲華人沒有信奉回教，所以不願合。」在所謂「發展

不平衡問題上，李光耀集團說，「星洲是一個開朗的社會，而聯合邦是一個閉閉的社會。他們保留着封建的傳統，而星洲却是一個大城市，一個要保留封建的體系，另一個却要保留大城市的地位；他們要跑「君主」的政體，我們要跑的是共和政體，在這種情況下，當然是不容易合了！」這些就是他們所散播出來的謊論。

到底是不是如反動派所說的，阻撓馬來亞真正統一的因素就是這樣呢？不是的！如果說，民族問題會阻撓一個國家的真正統一，這的不必說，近的例證比比皆是：他們說星洲的華人太多，聯合邦的幾個大城市，如檳城、吉隆坡，華人難道不是很多？為什麼它們却一直保留在馬來亞的範圍內！各民族人數多少，並不是決定國家能不能統一的因素，問題是有沒有平等對待各民族的政體；在很多國家里，他們有比馬來亞更多的民族，為什麼他們能夠建立一個牢不可破的國家，而為什麼聯合邦和星洲就不能統一起來呢？所以，所謂「華人太多」，「民族的問題」阻撓馬來亞統一，根本是一種誤導人民的謊論的。談到「宗教問題」，我看這個更不能成為問題，很多國家在其國內有各種各樣的宗教，中國也是這樣子，他們除了有佛教、回教、耶穌教還有大大小小的各種宗教，為什麼他們能夠和睦共處呢？至于「發展的不平衡」，當然，一個大城市和一個鄉村，兩者之間會有某些差別，譬如，星洲的物質文明會比較鄉村地方來得進步；但是這些差別是否阻撓國家的統一呢？許多國家的大城市比星洲更大更發達文明，而其鄉村地區還是非常落后，他們却可以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所以，我們說阻撓馬來亞統一的因素，不是「民族問題」、「發展不平衡」，或者是什麼「宗教問題」。

(轉入第四版)

(接第三版)

真正妨礙、阻撓馬來亞統一的，不是別人，正是那些實行反動的種族主義政策和推行「分而治之」的帝國主義者和反動派。在目前，儘管一些華人會有所謂「害怕馬來人統治」的錯誤思想，一些馬來人也會對華人存有不必要的猜疑，但是，總的來說，華人和馬來人之間沒有什麼過意不去的地方，他們之間沒有什麼利益上的矛盾。華人對馬來人的不滿，不是對普通馬來人的不滿，而是對於那些實行種族主義政策和民族壓迫的拉曼統治集團的不滿；馬來人對華人有些猜疑，造成這種猜疑和加深這種猜疑的正是帝國主義者、李光耀集團及拉曼集團，三者必須負全責。實際上，各民族人民所面對的處境是一樣的，而如果說民族間有一些小猜疑的話，它也是人民之間可以解決的小問題，就是因為反動派和帝國主義者在搗鬼，才加深了民族間的隔閡和猜疑。帝國主義者要把阻撓馬來亞統一的責任推給人民，是萬萬辦不到的。

帝國主義者一路來，就是企圖使我國的人民永遠處于分化的狀態中，他們採取了民族隔離、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的政策，施行了有利于馬來族上層份子、不利于民族團結的所謂「馬來人特權」，推行歧視民族教育的政策等。同時，它們也搞出了分治星洲與聯合邦的勾當。在1948年，英帝國主義者不顧馬來人民的強烈反對，要把星洲從聯合邦分割開來，那時，全馬人民展開了轟轟烈烈的鬥爭，反對英殖民統治者的作法，英殖民主義統治者却採取最野蠻的暴力手段，收買封建上層份子，鎮壓廣大人民，而強行「分而治之」。到了1963年，當星洲的反殖運動進一步高漲，反動派為了壓制人民這種爭取完全內部自治的浪潮，安排「馬來西亞」，用拉曼李光耀集團來統治星加坡

的人民。當時，李光耀集團大吹大擂，說什麼「通過合併而獨立」，李光耀也為比持地到電台發表十二點鐘神話故事，他們動用了一切宣傳機構，造謠、污蔑，打擊左翼，同時，以武力鎮壓以實現其所謂「合併而獨立」，但是，當時的「合併」是不是帶來獨立？沒有！有沒有帶來統一？更沒有！公民權不平等，政治權不平等，連經濟權利也不平等，所以，名稱上是「合併」，事實上是假「合併」，是企圖在「合而治之」政策下，進一步分化馬來亞人民的團結和阻撓馬來亞真正統一的新殖民主義安排。到了1965年，人民粉碎「馬來西亞」，爭取真正獨立統一馬來亞的鬥爭情緒一天比一天高漲，拉曼李光耀集團之間的權力矛盾也進一步尖銳化，結果，英帝國主義者和反動集團再一次安排「星洲退出「大馬」」，再一次採取「分而治之」的手段。從這歷史的過程里，大家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是誰破壞我國實現真正的統一。

星洲被安排「退出「大馬」」而假「獨立」后，帝國主義者和反動統治集團，又再搞出各種各樣的反動措施。起先是實行「非公民工作准証」，反動派利用它來欺騙人民，說什麼這是「保護公民的飯碗」、「解決經濟問題」、「緩和失業問題」，實際上，此舉除了是企圖使人民忘記剝削和奴役我們的是帝國主義者和壟斷資本家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企圖進一步分割星洲與聯合邦，和分化人民的團結。最近他們也實行了「長堤移民管制」，最初伊斯邁說，星洲沒有徵得「大馬」的同意就接受印尼的承認，為了「大馬」的安全起見所以要實行長堤管制。但是，今天的印尼、「星加坡共和國」和「大馬」反動集團都已臭味相投、間流合污了，所謂「安全問題」根本就是騙人的東西，但是他們仍然要實施「長堤移民管制」。伊

斯邁最近不打自招的說：「這是我們既定的政策，星洲是一個國家，大馬是另一個國家；一個國家人民到另一個國家去就要拿護照，就要有移民的控制。」這不是分割星洲和聯合邦人民又是什麼？反動集團不要人民在自己國土上自由來往，今天限制四十多位聯合邦的學生不能到星洲來讀書，明天又下令某某人「永久不可進入聯合邦」，這一切，都是在于加深星洲和聯合邦的分割，破壞、阻撓和打擊爭取馬來亞真正統一的鬥爭。有人說，這些反動措施是拉曼集團與李光耀集團之間矛盾的表現罷了，不見得是真的要阻撓馬來亞的統一。誰也不會否認，反動集團之間有矛盾，他們都在爭着作大傀儡，但是，他們的總目的是要分割馬來亞人民，為帝國主義的「分治」政策效勞。幾個月前，李光耀從倫敦回來后，曾去拜見拉曼，他們之間的一些問題也已暫時「解決」了，爭吵也平息了，但是他們却還是繼續實行這些反動措施，這不是為帝國主義的「分治」政策效勞又是什麼？

(四) 鬥爭對象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的馬來亞，就必須打倒帝國主義者和反動集團。我們的鬥爭對象是誰呢？一路來，我們的鬥爭對象是英帝、拉曼及李光耀集團。

過去有人說，「李光耀集團可能會爬回人民中來，它在面對聯盟的壓力下，可能會做出一些「好事」。

假「獨立」以后，李光耀集團耍了一二套花招，允許中國銀行繼續開辦下去，有人就不切實際地對它存着更大的幻想，以為它是代表小資產階級或民族資本家；有人甚至說，「應該跟它搞統戰」這是非常錯誤和有害的

(轉入第五版)

(接第四版)

看法。事實是，李光耀集團所跑的路線，完全是跟帝國主義者勾結的，實行的一連串措施，如逮捕、鎮壓，都是反人民的；不論在內政或外交方面，都是徹頭徹尾的親殖民主義道路。它不但不是代表小資產階級或民族資本家，而是為外國壟斷資本家及帝國主義者服務的。所以，我們要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的馬來亞，就必須跟英帝、拉曼集團還有李光耀集團展開鬥爭，他們是我們的鬥爭對象。

隨着局勢的發展，我們除了要打倒英帝國主義者及拉曼李光耀集團之外，還必須打倒美帝國主義者。美帝國主義者已經一步一步的侵入馬來亞了。在「馬來西亞」成立之後，美帝國主義者侵略馬來亞的行動，已經更加明顯，不管在政治上、經濟上、或者是軍事上，都表現得非常露骨。在經濟方面，「馬來西亞」強行成立，引起北婆人民的反抗，拉曼集團接着擴軍備戰，需要大筆錢，除了向人民搜刮之外，拉曼集團還向帝國主義者乞求「援助」，在英國經濟恐慌的今天，自然只有美帝可以給予較多的「援助」，所以，拉曼集團曾說「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另一方面，美帝在馬來亞的投資，也越來越多，李光耀集團在不久前還與美國簽署了所謂「投資保障協定」，讓美國壟斷資本家更方便剝削這里的人民。而且還不斷要向美帝所控制的「世界銀行」貸款。最近，陳修信去英國回來後，曾對英帝不願給予「大馬」更多的「援助」，大表氣憤，認為他們的態度很不好；隨後，巫統一些要員跟曼馬青的頭目，也發表了一些「反英」（實是埋怨罷了）的談話。昨天報紙報導，拉曼對記者說，「如果英國不能在英聯邦內負起它的責任的話，那麼，正確的作法應該是把英國「踢出去」；英國像養出來的走

狗，現在竟然敢「狗咬主人」，要把英國「踢出」英共和聯邦？吃了什麼狗熊胆？這無非是美帝國主義者在后面給他們撐腰。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在英帝不能給拉曼李光耀集團進一步的經濟「援助」的情況下，拉曼集團及李光耀集團進一步靠向美帝國主義者是很明顯的趨勢。在軍事方面，最近英國說有意要撤退北婆的駐軍，他們表面上裝要撤退，為的是促成「馬」印之間的和解，方便印尼右派緩和印尼人民強烈的對抗「大馬」情緒。不過在英國軍隊尚未撤退之前，美帝的軍隊已經源源在「渡假」的名堂下開進來了。不久之前，拉曼集團曾經安排了一些「馬來西亞」的軍官到美國去受訓，這些「軍官」在將來成為親美派是很自然的。澳洲總理最近也曾經這麼講，如果英國軍隊撤退的話，「為了保障東南亞的安全，東南亞需要受美國「兩傘」的保護」。在政治上，美帝的威有特別任務的所謂「和平團」，以及它的「中央情報局」人員，大量的湧到馬來亞來，到大學機構、到「政府」政機構，進行各種活動。這些情況說明一個更兇惡的敵人，正準備取代英帝，聯合本地的反動集團來統治我們。

新加坡被安排「退出」馬來西亞」，這過程有英帝在主持一切，不過，美帝國主義者也不是沒有揮手其間，美帝國主義者也是「有份」的。英帝為了避免「大馬」更快瓦解，為了緩和人民反對「大馬」的鬥爭，及調協反動集團之間的矛盾，而安排星洲假「獨立」，不過美帝的「中央情報局」影響巫統里的一些人，並進一步煽動種族主義情緒的因素，却是不能忽略的。

事實很清楚，在我們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馬來亞的過程中，不反對美帝國主義、不掃除帝國主義者的勢力，就不能達到我們的目標。今天，反美的鬥爭不僅是一項支援越南人民的鬥

爭，而且也是一場愛國鬥爭。總之，我們的鬥爭對象，是美英帝國主義者及拉曼李光耀集團所代表的賣國反動勢力。

(五) 怎樣實現鬥爭目標？

我們已經說過，除非把帝國主義者掃除出去，把反動政權打倒，不然的話，就不能實現祖國的真正獨立統一。要實現我們的目標和打倒反動派及帝國主義者，有人問，我們要怎樣鬥爭？我想，這個問題應該大家都清楚的，一路來我們就是為爭取一個獨立統一的馬來亞而鬥爭，一路來我們就是在鬥爭，如果問應該怎樣鬥爭，豈不是說我們還不知道怎樣鬥爭？實際上，殖民統治者佔我疆土的一百多年來，我們就已經展開這項鬥爭了。問題只是怎樣更好地、更早日地完成我們的鬥爭任務而已。

(1) 「爭取新加坡單獨獨立」的主張

最近，有人提出了一個這樣的主張：在爭取實現真正統一獨立的馬來亞的過程中，應該隨着政治局勢的改變，而提出「符合群眾接受程度」的「新口號」，從而「引導群眾起來鬥爭」，他們說，今天新加坡安排「退出」大馬」，這已是一個「事實」；儘管它是假「獨立」，我們也「應該」要提出新的口號來。實現真正獨立統一的馬來亞，這還是很「長遠」很「長遠」的事，目前應該有一個「過渡階段」，這就是「爭取新加坡的真正獨立」；爭取了「真正獨立」之後，將來有條件的話才與聯邦統一。提出這種看法的人的論據是：

(1) 「爭取新加坡的真正獨立」是一個「策略」；他們說，實現獨立統一的馬來亞是一個「長遠」的戰略

(轉入第六版)

(接第五版)

目標，如果只是提出「獨立統一的馬來亞」，整天只是喊「獨立統一的馬來亞」！而沒有提出「策略」，是「不行的」，因此他們便提出「爭取新加坡獨立」這個「策略」來，「先爭取星洲的獨立，然后再統一」，這是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是「一點兒也不違反」戰略目標的。

(2) 「爭取真正獨立星加坡」的口號，可以引導群眾起來鬥爭；他們說，星加坡的「獨立」既然是假的，就「應該」提出一個爭取「真獨立」的口號。這樣，真假「針鋒相對」。他們還說，在已經暴露假「獨立」的基礎上，就「應該」進一步「引導」群眾起來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的星加坡」的鬥爭，這樣，群眾就「一定會團結在我們的周圍」，「跟着我們一起來鬥爭」，從而「達到取消「獨立協定」中的不合理的條文。」

(3) 「爭取真正獨立的星加坡」就可以「爭取到更大民族民主權利，進一步打擊帝國主義者和制動反動派的勢力，擴大進步勢力，這樣，一方面可以在星洲發展進步力量、擴大進步力量的影響。同時，又可利用這樣一個有利的形勢去影響聯邦，使聯邦人民更快的覺悟起來。」

(4) 主張「爭取新加坡單獨獨立」的一些個別人士，還會發出這樣的論調：「如果反動派不允許我們取得真正獨立的星加坡，並通過各種不民主手段，堵塞憲制途徑，在那反動派不允許人民以憲制途徑爭取到星加坡真正獨立的情況下，新加坡人民也是可以採取其他方式進行鬥爭的，甚至是武裝起義。」（這是一些喜歡「高談闊論」的人士的「臆論」，不過，既然我們要探討這個問題，就不妨也把它當為一個意見來研究。）這些人還認為，「爭取新加坡真正獨立（甚至在反動派暴力鎮

壓下武裝起義）是必要而且是可能的。」為什麼呢？因為，第一，星洲和西貢處境不同，西貢與整個南越只有一個反動暴力機關，而星洲與聯邦却各有自己的暴力機關。如果將來馬來亞聯邦先獲得解放，而星洲的人民還不能夠起來解放自己，那麼，聯邦的人民也不能夠來解放星加坡，因為「革命是不能輸出的」，所以，星洲人民就必須自己展開鬥爭，這是完全有必要的。第二，在反動派堵塞憲制途徑的情況下，引導群眾起來展開其他形式的鬥爭，也是可以的。為取得「新加坡的真正獨立」的。過去，蘇聯人民不是在城市先發動革命嗎？結果，他們取得了國家的政權，因此，如果城市地區的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同樣可以先取得解放嘛，不一定要「先解放農村然後才來包圍城市」！他們也說，桑給巴爾這個小島也不是出現同樣的例子嗎？他們的軍隊武裝叛變，得到真正的獨立。古巴這個小島，也不是自己取得真正獨立嗎？因此，「爭取新加坡單獨獨立」是完全有可能的！

(2) 對「爭取星洲單獨獨立」主張的批判

現在，讓我對上述看法，逐一提出我們的意見：

(1) 「爭取真正獨立的星加坡」是不是一個策略？它根本不是策略而是另外一個「戰略目標」，是一個和爭取真正獨立統一馬來亞完全不同的「戰略目標」。首先，讓我們簡單提一提什麼是戰略，什麼是策略。戰略所指的是：在人民展開革命運動的某一歷史階段里，要以什麼階級為主導力量，團結什麼敵人，以達到什麼鬥爭目標。策略是指在實現戰略目標的過程中，在某一個短時期里，根據時局發展的需要，提出的某一中心口號、組織形式和鬥爭形式。策略

必須是推動戰略目標的實現，必須是為戰略目標服務的。目前，馬來亞人民的鬥爭戰略目標，是要以全馬工人階級為主導力量，以全馬的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所有的小資產階級、民族資本家中的反帝國主義者和拉曼李光耀集團，反掉假「獨立」、粉碎「大馬」，並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的馬來亞。而所謂「爭取真正獨立的星加坡」根本沒有包含這樣的內容。它是要星加坡人民和聯邦人民「各自進行打倒自己敵人的鬥爭」，也就是說，要星洲人民打倒在星洲的帝國主義者和李光耀政權，要聯邦人民打倒在聯邦的帝國主義者和拉曼政權，它是一個跟我們鬥爭目標完全不同的「戰略目標」，是再清楚不過了。

(2) 「爭取真正獨立新加坡」是不是一個「針鋒相對」的鬥爭？不是！名稱上表面上是「真」「假」相對，骨子裡却是一點兒也不針鋒相對，實際上是在接受帝國主義者安排的「分而治之」的反動事實，接受假「獨立」的基礎上所提出來的。這正如過去「馬來西亞」為既成事實來展開「鬥爭」一樣，是右傾和妥協的表現。至于所謂「爭取新加坡單獨獨立」的口號可以引導群眾起來鬥爭問題，難道爭取真正獨立統一馬來亞就不是在引導群眾起來鬥爭嗎？作為一個左翼運動者，我們應該是帶引群眾走向一條正確的道路，我們所作所為都是要向群眾負責的，我們絕不能把鬥爭引進死角，正如過去那些人所提出的「退出「大馬」」口號，表面上說是要「帶引群眾鬥爭」，實際上却是符合反動胃口，而正是反動派所要安排的。如果左翼是像這些人所主張的那樣來引導群眾鬥爭，結果只有使左翼脫離群眾而已。

(3) 他們說「爭取新加坡真正獨立，可以削弱帝國

(轉入第七版)

(接第六版)

主義，打擊反動政權，爭取更大的民族民主權利。我們一向來就在爭取實現鬥爭目標過程中爭取民主權利；但是必須首先指出：在民族民主運動方面，馬來亞人民的民族民主運動只有全馬範圍的民族民主運動，而沒有所謂「星洲的民族民主運動」，或所謂爭取新加坡的「民族民主」權利。另一方面，要怎樣正確進行和引導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呢？爭取民主權利是爭取一個獨立統一馬來亞過程中的一個小鬥爭，正如反美鬥爭、反對假「合併」、反對「全民投票法令」等鬥爭一樣，我們展開爭取民主權利等大大小小的鬥爭，主要的是要使人民團結起來，形成爭取真正獨立統一馬來亞偉大鬥爭洪流，從而打倒反動政權。如果是通過「爭取星洲獨立」這樣一條道路來爭取民主權利，將是行不通的。我們知道得很清楚，今天反動政權所施行的是鎮壓人民、剝奪人民民主權利的暴力政策；他們絕不會給人民民主權利的。因此，如果我們要爭取到真正的民主權利，就必須把帝國主義者和反動政權打倒；而要有效的打倒反動政權，就必須聯合聯合邦的人民共同鬥爭。否則，就算單靠星洲也能爭取到些微小的「民主權利」，它也是很容易失去的。譬如過去，我們在星洲爭取到一些「民主權利」，但是，在反動派堵塞憲制途徑進一步採取暴力鎮壓，而我們又不能很好的聯合廣大聯合邦人民起來鬥爭的情況下，這些民主權利就很容易喪失了。

這些人還說，在爭取到民主權利后，可以利用這些民主權利來發展星洲的進步力量，同時以這進步力量影響聯合邦，使聯合邦人民更快覺悟。如果我們要談「影響」的話，其實，我們的鬥爭隨時都在影響聯合邦人民的鬥爭，而聯合邦人民的鬥爭也在影響着我們的鬥爭。

但是，如果是想通過「爭取星洲真正獨立」或爭取星洲出現一個比較「好」的政權或爭取到真正民主權利，來去影響聯合邦的鬥爭，我們說這是一個幻想。過去的經驗已經很好的說明這一點，1959年出現了李光耀政權，一些人就以爲可以通過這里促進聯合邦的群眾鬥爭，事實上，李光耀集團之所以能上台，正是英帝國主義者所樂見的，帝國主義者是不會允許人民的鬥爭發展，如果星洲左翼運動能很好的影響到聯合邦，危害到反動派和帝國主義的利益，它就一定採取暴力鎮壓。也就是說，李光耀集團那種掛羊頭賣狗肉，協助它統治人民的偽「左」政權在星洲出現而已。亞丁、奎亞那，就是明顯的例子，這些地方在出現進步政權后，帝國主義者就迫不及待地用軍事力量加以摧毀，吊銷憲法。所以，所謂「通過星洲爭取更大民族民主權利來促進聯合邦的鬥爭」根本就是幻想。

(4) 「爭取新加坡真正獨立，甚至在反動政權暴力鎮壓的情況下，武裝起義」，是不是如那些人說的，「必要而可能達到的呢？」那些人說星洲與西貢的情況不同，說星洲與聯合邦有不同的暴力統治機關。表面上看起來，統治星洲的是李光耀政權，及「新加坡軍團」、「新加坡政治部」、「新加坡警察」等暴力機關；而統治聯合邦的是拉曼政權，及「馬來西亞軍團」、「大馬政治部和警察」等暴力機構，實際上它們是一致的，它們是互相協助來鎮壓馬來亞人民的。「馬來西亞軍團」今天還駐紮在新加坡的尼順，「情勢需要」的話，拉曼政權還可以隨時派更多軍隊來鎮壓星洲人民。更重要的是幕后的英帝國主義者，目前它還是腳跨星洲與聯合邦兩地，它不只統治星洲，而且也統治聯合邦，它的軍事指揮是統一的，而不是分開的；駐紮在星洲軍港、軍營和機場內的英海陸空三軍

，隨時都被用來鎮壓整個馬來亞地區的人民。因此，表面上是「兩個暴力統治機關」，實際上却是一致的受帝國主義者指揮而爲帝國主義者服務的。既然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政權是以統一的指揮，來鎮壓星洲與聯合邦的人民，爲什麼那些主張「星洲單獨獨立」者，却要星洲與聯合邦人民分開來各自展開鬥爭呢？爲什麼不強調全馬人民聯合起來共同進行鬥爭呢？這些人的所謂「爭取星洲單獨獨立」是「必要的」，實際上就是符合帝國主義利益的「必要」。

再說，星洲一向是馬來亞整體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不論在政治、經濟、文化、民族上都有不可分割的血肉關係。儘管帝國主義者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通過兩個傀儡來分別統治星洲與聯合邦，我們也不能說出「星洲人民必須自己爭取解放或自己爭取「民族民主權利」，否則聯合邦人民也是不能解放星洲」的謬論。難道由於目前統治台灣的蔣介石賣國集團及美帝（與中國大陸的權不同），台灣人民就「有必要」或只能「自己解放自己」？而中國人民不能解放台灣嗎？星洲人民是馬來亞人民的一部份，馬來亞人民要解放整個馬來亞，包括要解放星洲。

另一方面，星洲是否有可能自己先得解放呢？甚至自己通過「武裝起義」來先「爭取真正的單獨的獨立」呢？我們還沒有看到，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大城市，可以脫離整個國家而自己取得單獨獨立的。社會發展規律告訴我們，很多國家人民的鬥爭經驗也告訴我們：在民族民主革命的階段里，在農民佔着人口大多數的國家里，人民要取得真正的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權利，就必須首先結成工農聯盟，並以工農聯盟爲基礎，團結廣大的反帝愛國人士，組成一個反帝民族統一戰線，展開對敵

(轉入第八版)

(接第七版)

鬥爭，才能打倒帝國主義者和反動政權。如果沒有工農聯盟為基礎，根本就談不上打倒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政權來取得獨立。中國人民的革命經驗就是明顯例子，過去一些中國的革命者曾主張要先爭取城市的解放，結果，事實證明行不通。蘇聯的十月革命，雖然是由工人在城市區先發動，但是在這之前，他們已經爭取到農民的支持，基本上已作好了農民的組織和教育工作。古巴的革命也是依靠莊園中的農民的參與和支持才能完成的。

從以上的例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沒有以工農聯盟為基礎，要單獨靠城市區的工人來取得政權，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取得了政權，也是不穩固的、容易被摧毀的。這個民族民主運動的普遍規律，說明了一個國家的解放過程，通常是鄉村區先解放，然後才到城市區；城市是帝國主義者和反動政權的暴力統治中心，是他們強有力的據點，而在鄉村區，反動政權的勢力却不容易達到，在那里反帝革命力量比較容易發展。因此，「由鄉村包圍城市」是各國人民獲得解放的一般過程，越南人民的鬥爭經驗更是如此。另一方面，過去的「巴黎公社」經驗也可以作為借鏡，當時，巴黎城市的工人起義建立工人政權，但是他們沒有得到鄉村農民的支援，結果反動勢力從城市區溜走后，很快地再調集了強大的軍力，向「巴黎公社」反撲，把工人政權鎮壓下去。這些都是歷史經驗教訓；因此，那些主張「爭取星洲單獨獨立」或甚至高談「星洲武裝起義」者，都是違背這一規律的。我們必須了解，在我們認定「人」的因素是決定性因素的同時，也必須根據本地具體情況條件和各國人民鬥爭的經驗及普遍規律，來制定我們的鬥爭步驟，否則，只有把鬥爭帶進死角。

(5) 提出「爭取真正獨立星加坡」不僅不能促進爭取獨立統一馬來亞的鬥爭，而且是妨礙這項鬥爭。首先，它將使星洲的鬥爭不能與聯合邦的鬥爭緊密地結合起來。因為，如果星洲人民所要爭取的是「單獨獨立的星加坡」，那麼整個運動所關注的首先是怎樣「爭取單獨獨立」的問題，而不是怎樣爭取馬來亞解放的問題；結果，怎樣在聯合邦展開鬥爭、怎樣結合聯合邦兄弟共同鬥爭的問題，就會被忽略，甚至不會列在我們的鬥爭職事項目內，或被當為次要及「國外」的問題。這一條「鬥爭路線」發展的結果，只能使我們遠離聯合邦兄弟，使我們放棄農民的工作，使我們不能搞好工農聯盟，也就使我們的爭取祖國獨立統一的工作受到阻撓。因此，這是一條符合帝國主義者「分而治之」政策的路線。

其次，一路來蓄心積慮，製造民族糾紛、推行民族壓迫政策的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政權，可能進一步利用「爭取新加坡單獨獨立」這一誤導性的主張，挑起種族情緒，模糊聯合邦的馬來群衆，製造聯合邦馬來群衆對星洲華人的猜疑，從而阻撓馬來亞的獨立統一鬥爭，使民族團結工作更困難進行。

(6)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得到一個結論：「爭取星洲單獨獨立」是誤導性的，它只能把鬥爭引入死角，而妨礙馬來亞人民早日實現祖國的獨立統一。

主張「爭取星洲單獨獨立」者的錯誤是怎樣的一種錯誤呢？他們是犯上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他們在反動派安排新加坡「退出」大馬路」后，就認為已經出現了「新的環境」，而必須接受假「獨立」為一個「既成事實」來展開「鬥爭」。首先他們已在思想上接受了反動派的安排，並認為星洲的「退出」大馬路」在「某些意義上值得歡迎」，同時，他們還幻想行動黨「會爬回人民中來」，因此而提出了這

誤導性口號，這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表現。不過，為了掩蓋他們的錯誤主張，他們之中的一些人，也會發出「武裝起義」之類的「左」傾論調。那些散播錯誤路線的人，往往就是這樣「逃來逃去」，而不是站穩立場、堅持原則遵循正確的道路前進。

那些有意散播錯誤路線的人，不願承認和糾正錯誤。他們說：左派過去不是也提過「爭取新加坡獨立」的主張嗎？林清祥不是有講過？李紹祖不是也這樣說過？人民黨也不是這樣講？為什麼以前可以這樣講現在就不可以？這難道不是在吹毛求疵？故意打擊別人？

實際上，如果大家同想一下，就知道左翼過去並沒有提出「爭取真正獨立新加坡」做為鬥爭目標。左翼一向就是為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馬來亞而奮鬥，在反動派及帝國主義者強行「大馬路」前我們是這樣主張，在它們強行「大馬路」后我們也還是這麼的主張。在帝國主義者及反動集團提出「大馬路」計劃時，左翼為了爭取憲制的進展，曾經提出「爭取新加坡的完全內部自治」，然后再實現祖國的獨立統一。如果過去有提到要「爭取新加坡單獨獨立」，也只是在個別の場合里，偶然提到而已，並不是把它當為鬥爭目標。而我們也應該理解，即使當時有提到這一問題，也是有當時的條件和環境的。在當時，為了阻止「馬來西亞」的實現，提出「爭取完全內部自治」或甚至有提到「爭取星洲獨立」，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由於當時反動派尚未全面暴露其猙獰面目，尚未將憲制途徑完全的堵塞，所以左翼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存有「可以通過「議會民主」途徑，爭取星洲憲制進展」的想法。不過，總的來說，當時如果有提到「爭取新加坡單獨獨立」，也是錯誤的，因為，基於我們以上的分析，這並不

(轉入第九版)

(接第八版)

能促進我們鬥爭目標的實現。

即使過去有提到「爭取新加坡獨立」，今天我們已知道了它的錯誤，也就不應該再提出來誤導人民；何況今天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派，正在出盡吃奶之力，企圖強要人民接受新加坡的假「獨立」，豈不是符合帝國主義者「分而治之」的口胃！

(3) 必須作好幾項工作

現在我們都很清楚了，「爭取獨立的星加坡」是誤導性而不能促進爭取祖國獨立統一的鬥爭；那麼我們應怎樣做才能使我們的鬥爭目標早日實現呢！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應這樣看待：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所展開的各項鬥爭，都是為這一目標而奮鬥。我們今天就是逐步的削弱反動派的勢力，打擊反動派，使它的力量越來越衰弱，使我們的力量越來越壯大。雖然，我們暫時還看不到鬥爭目標的實現，但是，我們每一天所做的，實際上就是在挖反動派的根，一條一條把它挖掉，到了一天，所有的根被我們挖掉的時刻，我們的鬥爭目標就會實現了。

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了解，在這樣一場鬥爭里，我們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我們是處在城市地區，而是從事憲制鬥爭的政黨或團體。我們主要要做的是在政治上去打擊敵人。通過各種各樣的鬥爭，去暴露敵人，壯大我們的力量。不過，這並不意味着我們的鬥爭只是關心城市區的群眾鬥爭而已，我們應該儘可能協助、推動和配合鄉村區人民的鬥爭。

在進行爭取實現祖國獨立統一的鬥爭里，我們應該注意些什麼呢？第一：應該從全局的觀點來看問題，即應從全馬的觀點來看問題，而不能單純從星洲這個地區

來看問題。同時，我們還應該正確處理全局和局部的鬥爭。這就是說，要爭取整個鬥爭目標的早日實現，我們不可能單靠星洲自己展開鬥爭，而一定要聯合全馬人民起來鬥，但是，並不等於說，星洲的人民只能等待聯合邦人民來解放。如果我們在全局與局部的問題上處理得不好，我們就會犯上錯誤。過去在「國民服務登記」問題上，有人認為星洲左翼不應該抵制，因為聯合邦的左派政黨沒有抵制，如果我們抵制就會「太突出」而造成不必要的損失。這樣處理全局和局部的鬥爭是錯誤的。還有，在「退出「大馬」」口號上發生爭論時，一些主張「退出「大馬」」的人說：「應該發揮星洲的積極作用，因為星洲人民受「馬來西亞」的災難最大，對抗使到星洲很多人民失業，這些都是我們的有利條件，應掌握這些有利條件來展開「退出「大馬」」的鬥爭，通過這樣來達到「解散「大馬」」。像這樣的處理局部與全局鬥爭也是錯誤的，正確的作法應該是發揮星洲人民反「大馬」的積極性，聯合全馬人民起來，共同粉碎「大馬」。過去的這些例子，提醒我們要更好地推展爭取祖國統一的鬥爭，就必須好好地處理全局與局部的關係。我們一方面要從全局的觀點出發，不要只是看到星洲的政治情況，「見樹不見林」是不對的，尤其是在東南亞已經逐漸朝向決戰的今天，帝國主義者及各地的反動派正在加緊擴軍備戰和鎮壓人民的時刻，我們不只要從全局的觀點來考慮問題，同時也必須結合東南亞的局面來考慮問題。在這同時，我們也要發揮星洲的鬥爭作用，從政治上和各方面打擊反動派，從而推動全馬鬥爭的發展。

第二：必須加強工農聯盟。如果不搞好工農聯盟，真正獨立統一的馬來亞就不能實現。如果我們沒有把農民組織起來，沒有建立鞏固

的工農聯盟，我們將只能停留在目前的局面，而不能更快地推展整個反帝愛國鬥爭。

如果我們虛心地檢討一下，我們就會發現，在農民的組織與教育工作上，我們搞得很差。現在廣大農民每個月的收入只有五六十元，甚至不到五六十元，這樣低的生活水平，我們應該是可以引導他們起來展開鬥爭，為何今天廣大馬來農民，依然覺悟不高而沒有參與到反帝愛國的鬥爭中來呢？有人說這是因為「馬來人太落后」、「不容易在馬來群眾中進行工作。」我們說，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是鄙視群眾、不信任群眾可以自己解放自己的錯誤性言論。其實馬來農民沒有好好做團結和組織教育起來，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我們主觀上的努力不夠，沒有足夠重視這個問題，或者沒有重視克服一些困難，而有意無意地不把工農聯盟搞好。好像一些人所說的，「不必先建立工農聯盟，而應先團結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歪論，也就是在主觀上妨礙了工農聯盟的建立。

我們今天在搞好工農聯盟及進行農民的群眾工作時，所碰到的一個主要困難，是缺少馬來幹部，從很多事件可以看出，除非我們有一批素質優秀的馬來幹部，我們是很難做好這項工作的。而反動派也非常重視這一問題，如果有那一位馬來同志積極肯幹，反動政權便很快地把他拉進監牢里去。這是反動派鎮壓人民的一貫手法，但是只要我們處理得好，這一困難是可以克服的。如果我們有為農民群眾服務的願望，腳踏實地的工作，我們就能想出好辦法來。這是在爭取實現真正獨立統一馬來亞的過程所不能忽視的。我們作好工農聯盟工作，其實也就是作好團結各民族勞動人民的工作，這對於團結各民族展開反帝鬥爭是起着

(轉入第十版)

(接第九版)

決定性作用的，尤其在目前反動政權大力推行民族歧視和玩弄種族政治的時刻，更具有重大的意義。

第三：我們必須開展各種維護群眾利益的鬥爭。如果不開展鬥爭的話，不走一條真正的群眾路線的話，我們就永遠談不上組織教育群眾。左翼所活動的圈子，到目前為止還是局限在一個小範圍裏面。當然，反動派的鎮壓逮捕造成我們工作上遇到很大的困難。不過我們會發現，我們經常能夠動員的群眾，多數是一些比較年青的幹部，在工會這方面，我們還沒有作到廣泛動員工友起來鬥爭，還有很多工友不能直接參與鬥爭。爲什麼呢？一方面是反動派製造白色恐怖、鎮壓的結果；另一方面，我們過去沒有真正做好群眾的組織教育工作，還沒有做好突出政治的工作，沒有做好從鬥爭中去鍛鍊他們。

過去我們也太重視「議會」內的鬥爭，「議會」外很少展開，結果，使我們依賴反動派的「議會」的壞習慣，如果「議會」沒有辯論，或報紙不敢登我們的言論，我們的正確言論就顯得難于傳達至群眾中去。我們知道「議會」是反動派抬出統治人民的工具，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在反動派堵塞民主途徑的今天，我們除了必須暴露「議會民主」的虛偽性之外，更須在議會外，展開大大小小，維護群眾利益的鬥爭，作好組織、教育群眾的工作。

第四：要爭取獨立統一馬來亞的早日實現，我們還必須重視掃清目前存在于左翼內部的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在過去一段時間，非常嚴重地危害我們的鬥爭，使到我們不能很好的團結，不能更好的展開對敵的鬥爭。如果這些錯誤思想不剷除的話，比如我們要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的馬來亞

，而另一些人却要展開符合帝國主義利益的「爭取單獨獨立的星加坡」的「鬥爭」，左翼鬥爭隊伍就會被干擾。今天，那些堅持和有意散播錯誤路線者所起的作用，實際上是符合反動派的利益的，因此，我們就必須把這些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思想全面的加以剷除。

有些人說，現在「要反右傾，但也要反「左」傾」。我們認爲這種說法實際上是不正確的，是一種折衷主義。根據目前的實際情況，危害我們鬥爭的是右傾機會主義，而不是「左」傾冒險主義。如果將來有「左」傾出現，我們當然要反對「左」傾，現在沒有這種情況，

無的放矢，根本就不是在指導鬥爭，而是在整個鬥爭更加混亂。那些人所提的「反右也反「左」」，實際上是爲了掩蓋他們本身的右傾思想而已。

今天，整個世界的局勢是處在動盪、大改組的階段，亞非拉人民的反帝鬥爭正一日千里的發展，尤其是東南亞的局面，更是令人鼓舞。在這種有利的局面下，只要我們能吸收其他國家人民的鬥爭經驗，尤其是越南人民的鬥爭經驗，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展開鬥爭，我們堅信，一切的障礙都將被我們掃除出去！

我的談話就到此爲止，希望大家多多批評指教。



編者的話

自從去年八月九日星洲被安排「退出」[大馬]「而假「獨立」後，左翼運動內部的分歧更加尖銳化，某些人士認爲「這是一件好事」，是使我們反「大馬」鬥爭更進一步的「接近勝利」，「在這人民群眾歡呼的時刻，我們應該與群眾共歡呼、共慶祝」，「爲了引導群眾起來爭取更大的民族民主權利的鬥爭，我們應該提出群眾接受的新的鬥爭口號，而不應該硬硬只提出「爭取一個獨立、統一馬來亞」的口號。」因此，他們便提出「爭取新加坡真正獨立」的口號，而這錯誤的口號又被某些別有居心者用拐彎抹角的方式塞進「五一大會提議」中，在他們的誤導底下，這條錯誤的、違反馬來亞人民一貫的鬥爭目標的鬥爭路線被「通過」了，事後，「五一大會」提案引起左翼內部劇烈的爭論，而我會內部也有同樣的情形，在這種情況下，作爲左翼運動成員的我會，對這樣一個關係到馬來亞人民鬥爭目標的重大問題，認爲有表明我們態度的必要，因此，我會內部所有成員在中宣的指示下，展開了轟轟烈烈的「爭取一個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研究運動，爲了使到所有成員在進行學習時，對此問題有所概念，因此，中宣部在七月廿九日主辦了一個主講會，邀請謝太寶同志主講「爭取一個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目前，我會屬下四區已經完成了對此問題的研究，而有關總結的工作，也開始進行了。下一期的會訊，我們將全文刊載這篇總結文章。

